



真武庙(郑文桂 摄)

石头山上的守望

□苏少隆

千年前,石头山从海雾里起身
北宋的匠人把玄武之光嵌进潮声
龟蛇在石纹里游动,吐纳潮信
而你披发仗剑,赤足踏过二十四级台阶
每一步,都敲响远航的鼓点

这个属于北方的星斗
却在南方将水神的名号还给大海
行船人焚香,把命系在桅杆
你以“吞海”二字镇住巨浪

石碑在龟背上稳坐四百余年
而海始终没有退去
它只是涨成另一种形态:
是古榕垂须时漏下的光斑
是石狮憨态里藏着的宋代月色
是龙泉井中,从未干涸的那一捧

庄俊元的楹联还悬在殿前
“脱紫帽于殿前,不整冠而正南面”
帝王卸下冠冕,也不过是
一个向海而立的背影
而海并不区分神祇与渔民
它把同样的咸涩,赠予祭文与帆影

如今我站在你曾站过的山巅
看晋江入海,像一道未写完的偈语
千帆过尽,你仍赤足
踏着最初的龟与蛇
不是征服,是相望
不是吞海,是让海
从指缝间,漫回初生的辽阔

(作者系南安人,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、
《海丝文化》杂志主编)

下草埔的遗响

□黄国林

站在下草埔,冥想宋词元曲
风掠过五閭山绵延的余脉
梯田台地,折叠着旧时的烟火尘埃
没有缠绵悱恻
也没有杨柳岸晓风残月
唯有雄浑的叮叮当当
似乎还映照着炉火,在旷野里遗响
一代代无名工匠老去,零落成泥
泥土裹住锈蚀的古钱,镌刻着远去的宋邦
化成一段千年不朽的传奇
向着西溪延展,顺着海路,奔赴远洋
来自海上的风,捎来远方的回响
次第铺展开来
沉睡的遗迹记得,残墙根也记得
请打开板结层被封印的一段段冶炼过往
看看这片土地,这片山冈
曾经,怎样淬炼出
宋元时期海洋商贸,那一束耀眼的荣光
和所有的东方古老故事一样,绵远流长

(作者系安溪人,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。作品曾获中宣部第九届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、福建省人民政府第四届“百花文艺奖”一等奖、福建省“五一文化奖”特别奖)



扫描二维码关注诗会动态

四季

寒露时节的海风,裹挟着一丝咸润的凉意,我在滨海公园里慢跑,忽然,一片铺天盖地的粉色浪潮闯入视线,原来,是醉蝶花开了。

我忍不住停下脚步,凑近观察,这才发现这些花朵的花瓣颜色各不相同,不仅有白有粉,还有点点紫色,如丝如线的花蕊颤巍巍地往上挑着,像极了蝴蝶翕动的触角。海风一吹,花海如潮水翻涌,远远望去,好似无数只彩蝶在振翅翩跹。

我想起家里之前也种过这种花,那天母亲下班路过邻居家,看见他家门口的小花圃中花开得热闹,色彩鲜艳夺目,很是漂亮。想着自家也有地方能种花,她打听了花名,隔天便去花市买回种子。母亲先用脸盆浸泡种子,等催出芽后,再在院墙一侧,用铁镐刨出一排浅沟,将种子撒进去,又覆上一层薄薄的土。没过多久,

绿芽就抽枝长叶了,等到入秋后,长出来的花骨朵已经卷成毛笔状,几根花蕊还朝着不同方向伸展。我有次跟母亲聊天,问起这种花的名子,才知本地人叫它“猫胡子”。后来再仔细观察,我发现那些又细又长的花蕊,的确很像家里那只花猫的胡须,不禁感叹这花的名子取得真贴切。

之后,那些蜷缩着的花骨朵陆续舒展开,一开始,花瓣是淡淡柔柔的白,当中夹杂着若隐若现的粉。再过几天,花瓣的粉色逐渐变深,等到了花期最盛的时候,又多了一抹亮眼的紫。那一丛花上三色交错,还将大帛斑蝶、孔雀蛱蝶、翠凤蝶以及大大小小的白蝶都吸引来了。风一吹,数不清的缤纷翅膀上下翻飞,让人一时间分不清究竟是花变成了蝶,还是蝶变成了花。

那时的我喜欢打扮,有次看见

同学戴着蝴蝶发夹,很是羡慕。可舍不得花零用钱去商店买同款,回家后,我便去院子里摘了两朵最鲜艳的“猫胡子”,然后分别簪在我的两条小辫子上。跑进屋里,我对着镜子左照右照,走起路时,花瓣就跟蝴蝶翅膀一般扇动,当下感觉自己好像童话故事里的蝴蝶仙子,心里别提多美了。

后来翻阅植物图鉴时,我知道了“猫胡子”的学名叫作“醉蝶花”,比起“猫胡子”这个俏皮有趣的名字,“醉蝶花”听起来多了一些诗意与浪漫。词牌名里,有《醉花阴》,亦有《蝶恋花》,大自然如同一位精通格律的词人,随手一拈,便将“醉花”的柔情与“恋蝶”的眷恋融合起来,在平平仄仄的诵读中,绽成了眼前的这一阕“醉蝶花”。

到了傍晚时分,海面被夕阳染成漂亮

的橙红色,眼前的整片醉蝶花也迎来最热闹的时刻。此时的蜿蜒花径上赏花的人变多了,有的缓步穿行在花丛中,时而低头嗅闻花香,也有的牵着孩童,指着摇曳的花朵轻声说笑。还有人拿着单反相机,对着一朵粉紫的花朵微调着焦距。一位穿着碎花裙的阿姨扯着丝巾,正叮嘱同伴记得将身后的花海和大桥一起收入取景框。经过我身边的年轻情侣手拉着手,背对着晚霞,他们的身影也悄然落进了花丛里。

夜幕降临,白日里的喧嚣渐渐退去,海浪声变得清晰起来,这片醉蝶花又像是饮了月光酿的酒,委婉垂敛,在晚风与涛声里静静酣眠。我想这就是秋日独有的温柔馈赠,不必远赴山野,在城市的滨海一隅,便能邂逅一场热烈又烂漫的花开。

天伦

去年回老家过假期,我为父亲换了一部新的智能手机。父亲收到后欢喜不已,自己先琢磨了半天,才让我教他怎么在网上买东西,父亲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在手机上装好了购物软件,只是卡在注册那一步,不知该如何继续操作。

我帮父亲填好信息,又一步步教他怎么搜索商品、比价和看评价。父亲学得很慢,一个操作要反复问好几遍。过了一会儿,我忍不住嘟囔了一句:“刚才不是说过了,怎么又问?”父亲听后一愣,接着讪讪地笑说:“人老了,记性不好咯。”

父亲的话,让我顿时感到羞愧。想起当年父亲教我写字时,一个字经常得教几十遍,他却从不生气,也没有嫌过我笨。还有那年我学骑自行车,屡屡摔倒,父亲一边轻声鼓励,一边扶着车尾,一遍遍地陪

我练习,直到我能稳稳独立骑行。如今角色调换,我却少了父亲那份耐心与温柔。

于是我赶紧放慢语速,又将每个步骤拆解开写在纸上,再在文字旁边画上简单的说明图。父亲就像得了宝贝一样,小心翼翼地那张纸收进口袋里。之后几天,我没有催促父亲快点掌握手机的使用方法,而是耐心地听他说出遇到的操作难题,再逐条细致讲解。遇到他记不住的地方,我便对照那张手写的“说明书”,一点点帮他巩固熟悉。

那天临近下班时,我接到父亲的电话,他的语气带着几分得意:“我学会网购了,新买的拖把今天收到货了,很好用。”父亲又提起邻居也想买一把同款拖把,他

还帮忙下了一单。听我夸他厉害,父亲笑得更开心了:“这有啥,我还学会订酒店的房间了,过阵子就能带你妈妈去旅游。”我听着电话那头雀跃的声音,脑海里想象着父亲说话时脸上的得意表情,嘴角也忍不住上扬了。

其实教会父亲使用电子产品,并没有让我花费多少时间。可那段时光,却成了我为数不多真正静下心来,耐心陪伴父亲学习新事物的珍贵回忆。学会使用新手机后,父亲不用再为买个东西专门跑到镇上,平时购物、缴水电费、查天气或看新闻,他都能自己独立操作,不用再事事依赖别人。

以前,我总觉得给父母买东西、带他

们去旅游,才是真正的付出。时间一长,我才发现父母更需要的是贴合生活的贴心陪伴和实用帮助,比如教他们用手机支付,帮他们设置字体大小,替他们清理一下垃圾软件。这些事对我来说很简单,对他们来说却是实实在在的难题,是需要反复学习、慢慢适应的新技能。从前父母耐心包容我的笨拙,如今岁月更迭,换我守护他们的日常。

我渐渐明白,父母老去的标志,不是白发和皱纹,而是他们面对这个世界时,开始变得手足无措。而我能做的,就像当年他们牵着我的手一样,带着他们跨过那些新技术的沟坎,陪他们慢慢跟上这个时代。

除了秋季的龙眼核、柿核,夏季采收的芒果核同样是孩子们喜爱的免费玩具。我和小伙伴们还研究出多种玩法,比如将芒果核洗净晒干后堆叠起来搭成小房子、小桥,又或是拿在手里两两对撞,比拼谁的芒果核的硬度更高。芒果核质地坚硬,不容易碎裂,耐得住反复把玩,往往整个夏天,离我家不远的空地上,常能看见一群孩子摆弄芒果核的身影。

如今,商店里的玩具种类五花八门,孩子们不再需要捡拾果核当作玩乐的物件。那些乌黑圆润的龙眼核、饱满的柿核、粗粝的芒果核,镌刻在闽南旧时光里,成为独属于一代人温暖鲜活的童年印记。

时光里的角色互换

□谭梓健

我练习,直到我能稳稳独立骑行。如今角色调换,我却少了父亲那份耐心与温柔。

于是我赶紧放慢语速,又将每个步骤拆解开写在纸上,再在文字旁边画上简单的说明图。父亲就像得了宝贝一样,小心翼翼地那张纸收进口袋里。之后几天,我没有催促父亲快点掌握手机的使用方法,而是耐心地听他说出遇到的操作难题,再逐条细致讲解。遇到他记不住的地方,我便对照那张手写的“说明书”,一点点帮他巩固熟悉。

那天临近下班时,我接到父亲的电话,他的语气带着几分得意:“我学会网购了,新买的拖把今天收到货了,很好用。”父亲又提起邻居也想买一把同款拖把,他

还帮忙下了一单。听我夸他厉害,父亲笑得更开心了:“这有啥,我还学会订酒店的房间了,过阵子就能带你妈妈去旅游。”我听着电话那头雀跃的声音,脑海里想象着父亲说话时脸上的得意表情,嘴角也忍不住上扬了。

其实教会父亲使用电子产品,并没有让我花费多少时间。可那段时光,却成了我为数不多真正静下心来,耐心陪伴父亲学习新事物的珍贵回忆。学会使用新手机后,父亲不用再为买个东西专门跑到镇上,平时购物、缴水电费、查天气或看新闻,他都能自己独立操作,不用再事事依赖别人。

以前,我总觉得给父母买东西、带他

们去旅游,才是真正的付出。时间一长,我才发现父母更需要的是贴合生活的贴心陪伴和实用帮助,比如教他们用手机支付,帮他们设置字体大小,替他们清理一下垃圾软件。这些事对我来说很简单,对他们来说却是实实在在的难题,是需要反复学习、慢慢适应的新技能。从前父母耐心包容我的笨拙,如今岁月更迭,换我守护他们的日常。

我渐渐明白,父母老去的标志,不是白发和皱纹,而是他们面对这个世界时,开始变得手足无措。而我能做的,就像当年他们牵着我的手一样,带着他们跨过那些新技术的沟坎,陪他们慢慢跟上这个时代。

除了秋季的龙眼核、柿核,夏季采收的芒果核同样是孩子们喜爱的免费玩具。我和小伙伴们还研究出多种玩法,比如将芒果核洗净晒干后堆叠起来搭成小房子、小桥,又或是拿在手里两两对撞,比拼谁的芒果核的硬度更高。芒果核质地坚硬,不容易碎裂,耐得住反复把玩,往往整个夏天,离我家不远的空地上,常能看见一群孩子摆弄芒果核的身影。

如今,商店里的玩具种类五花八门,孩子们不再需要捡拾果核当作玩乐的物件。那些乌黑圆润的龙眼核、饱满的柿核、粗粝的芒果核,镌刻在闽南旧时光里,成为独属于一代人温暖鲜活的童年印记。

回首

早年间物资匮乏,无论是路边的石子、掉落的树叶、干枯的野草,或是田里收割剩下的秸秆、树上结的野果,孩子们都能捡来当作玩具。就连吃剩的果核,也曾是我童年常见又易得的玩乐物件。

我住的那座闽南小镇上种了不少龙眼树,以前每年白露时节采收的龙眼,果肉剥下来晾晒成龙眼干,可以留着煲汤、泡水食用,剩下的龙眼核便成了孩子们爱不释手的玩具。

那时,我和小伙伴经常从家里挑出几个乌黑滚圆的龙眼核,将其洗净再带到埕地上玩游戏。这个游戏类似弹玻璃珠,通常是用粉笔在地上画两个对角的三角形,

再将龙眼核集中堆在两个三角区域内充当“堡垒”。玩游戏时,几个人分成两队,然后趴在在地面,用拇指和中指组成“扳机”,将一颗龙眼核弹射向对面的区域。只要射中对方的龙眼核,就能将被击中的那颗归为己有。若是击中“炮垒”,还能将那些龙眼核全部拿走。每次在游戏中取胜,我的裤袋都会塞得鼓鼓囊囊,裤兜变得沉甸甸的,心里也格外满足。

到了霜降,柿子上市,家家户户开始晒柿饼,剩下的柿核又变成了孩子们的新“玩伴”。每到这个季节,我和小伙伴会找一个避风的空地,先挖一个碗口大的洞,再将几颗柿核放进去。随后大家通过剪刀

石头布的方式定好顺序,就可以玩“敲柿核”的游戏了。

游戏开始,我们轮流把手里那颗个头大且质地硬实的柿核丢洞里,借助惯性,让它们带起洞中的其他柿核。我还有自己的诀窍,那就是手腕稳住、贴紧地面发力,找准发力点再丢出柿核。如此一来,瞬间就能“震”出三四颗柿核,收获颇丰。但不是每次都能成功,有时力度不够,扔出去的柿核不会弹起来,反而会落回洞中一动不动。

这个游戏的规则很简单,如果扔进洞里的柿核能带出其他果核,就可以继续玩。倘若失手,柿核尽数回落洞中,只能换其他人上场。

□叶苇航

童年的果核游戏



时间是个精密的筛子,筛走侥幸者的伪装,留下坚持者的重量。

食事



寒露蟹粥香

□杨清丽

最近,不少海鲜轮番上市,正应了闽南那句俗语“虾蛄蟳仔一时肥”,尤其螃蟹更是新鲜肥美。我从小生活在闽南海边,却一直分不清“蛄”“蟳”“蟹”,但不管是哪种螃蟹,在我眼里都是美味无比的食材。

早年间,家里人出海捕鱼,收上来的渔网上经常缠着大小不一的螃蟹,他们总是小心翼翼地挑出值钱的大螃蟹,先用草绳捆好,等上岸后再卖给鱼贩。长辈们都是挑螃蟹的好手,有的人凭眼看,就能准确挑出蟹脚齐全和蟹壳完整的好螃蟹。有的人则习惯用指头触碰一下蟹眼,若是它们瞬间缩起来,就说明螃蟹的生命力旺盛,可以卖个好价钱。

一些个头小的螃蟹的壳尖、蟹钳、蟹腿经常紧紧地缠在渔网上,有时还会被网“五花大绑”着,不容易取下来。若是大人们没空处理这些海货,只能等渔船靠岸,再招呼家里的孩子们来帮忙取螃蟹。这不是一件轻松的活,因为大人们总是提醒:“渔网比小螃蟹贵,不要扯破网。”如果费了半天工夫,仍无法将螃蟹和渔网分开,一些力气大的孩子便会偷偷折断蟹脚,这样就能顺利取下螃蟹,也不会弄破渔网。

有时捕捞上来的螃蟹不多,只能将它们带回家烹煮。这些螃蟹个头有大有小,活力也不相同,烹煮前除了要挑出没多少肉的“瘦蟹”和“水蟹”,还得将不新鲜的找出来。“死蟹活煮,未死先臭”是母亲常说的“口诀”,意思是挑选螃蟹时,记得先闻一闻蟹脚的气味,若是发现有异味,一定不能食用。

老家人烹煮螃蟹的方法很简单,不是香煎就是清蒸,但母亲觉得这两种做法费油,平时更喜欢拿螃蟹煮粥。虽然省了油,这锅粥做起来仍然费时费力,备料时得反复清洗几遍螃蟹,掀开蟹壳后还要摘除蟹胃和蟹腿。将蟹身剁成小块后放入锅里,加入清水和姜片,先用大火烧开,还得改用文火慢炖。等到香味飘出,汤汁因融入蟹黄而变成浅红,煮粥的汤底才算备好。

蟹汤稍微晾凉,母亲会在一个空锅里上盖两块纱布,接着将汤慢慢地倒在纱布上,从而滤出蟹壳、蟹腿等一大堆杂质。滤好之后,就可以把大米、南瓜丁或胡萝卜丁倒进蟹汤里熬煮。熬粥的过程中,母亲不会离开厨房,她总说自己得盯着,因为蟹汤煮粥容易溢出来,粥汤煮开了还得赶紧把火调小,这样才能让蟹粥保持在沸而不溢的状态。

等锅里的米粒“开花”了,母亲还要往锅里加一小勺奶白的猪油,再撒上一把葱花。如此一来,蟹粥的香气变得更浓郁了,光闻味道就让人食指大动。

后来我学着熬蟹粥,母亲站在一旁指点,还不忘念叨一句:“秋冬喝蟹粥,不容易感冒。”不知这话有没有科学依据,可年复一年,到了“秋风起、蟹脚痒”的时节,我仍习惯煮上一锅蟹粥让家人品尝。看着孩子们捧着碗,“呼噜呼噜”地大口喝粥,我又会想起年少时渔船靠岸,母亲在灶台边忙碌的模样。海还是那片海,蟹香仍是那股蟹香,只是岁月悄悄把母亲的灶台,交到了我手上。



农历九月雅称

●**菊月**:农历九月,也是菊花朵朵盛开的季节,因此得名菊月。

出处:那更今年,留连秋色,将傍菊月。——宋·李曾伯《醉蓬莱·和韵》

●**暮秋**:秋季的末尾,即农历九月,此时草木凋零、天气转凉,既被称为暮秋,也叫晚秋或末秋。

出处:天长雁影稀,月落山容瘦,冷冷清暮秋时候。——元·卢挚《沉醉东风·重九》

●**授衣月**:农历九月天气转凉,古人此时会开始准备厚衣服迎接寒冬。如今一些地方仍流传“九月授衣”的习俗。

出处:方过授衣月,又遇始裘天。——宋·陆游《立冬日作》

●**杪秋**:杪指树梢、末尾,杪秋就是秋之末尾,专指农历九月。

出处:去国似如昨,倏然经杪秋。——唐·孟浩然《九日怀襄阳》